

會議簡介

中華福音神學院的信仰與文化研究中心的功能之一，就是整合院內外的資源，從事學術性的研究。整合的方法之一就是舉辦研討會。在蔡麗貞主任的領導下，定了 2001-2004 學年的研究方向為「詮釋學」。第一學年的研討會（2002 年 4 月）主題是「聖經研究與當代聖經批判」；第二學年的研討會（2003 年 4 月）主題是「詮釋學與神學」；這學年的研討會（2003 年 11 月）的主題是「科學、神學與創世紀的詮釋」。本中心很榮幸有中華基督徒信望愛設與中華福音神學交流促進協會協辦這場研討會。

這次研討會內容涵蓋的範圍很廣，由新達爾文主義的評估到信仰與科學的整合到創世紀的詮釋。當然，一日的研討會不可能很深入、仔細地探討這些題目。不過，會議的目的並不是要提供最終的答案，乃是要把與主題有關的議題呈現，和提供進一步探討的途徑。若是能刺激學者們進一步的探討，會議就達到目的了。

議 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回應人	主持人
8:30 ~ 9:00	報到			
9:00 ~ 9:05	中華福音神學院研發部部長周功和致詞			
9:05 ~ 10:30	第一場專題： 演化或創造？ 回應《盲眼鐘錶匠》	劉傑垣 前美國東密西根 州立大學生化及 微生物學教授	王道還 中央研究院 史語所人類學組 助理研究員	吳獻章 中華福音神學院 舊約副教授
10:30 ~ 10:50	茶敘			
10:50 ~ 11:20	第一場專題回應 (續上堂)		周一心 中華福音神學院 信仰與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員	吳獻章 中華福音神學院 舊約副教授
11:20 ~ 11:50	第一場專題回應 (續上堂)		陳民本 基督書院教授兼 教務主任 前台灣大學海洋 研究所教授	
11:50 ~ 12:15	綜合討論(一)	引言人 劉傑垣 周一心、陳民本		
12:15 ~ 13:45	午餐			
13:45 ~ 15:15	第二場專題： 信仰與科學的整合	劉傑垣	黃穎航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學副教授	周功和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學教授
15:15 ~ 15:40	茶敘			
15:40 ~ 16:10	第二場專題回應 (續上堂)		賴建國 中華福音神學院 舊約副教授	周功和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學教授
16:10 ~ 17:00	綜合討論(二)	引言人 劉傑垣 周功和 黃穎航 賴建國		
17:00 ~ 17:05	大會報告、研討會結束			周功和

Evolution or Creation?

Dr. Stephen C. Y. Liu

In 1802, William Paley published his book entitled "Natural Theology", introducing the idea of a Watchmaker. On the premises of complexity, regularity and elegant efficiency of living things and the universe, he argued, by inference, for the principle of design, and positive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one Designer. In 1986 **Richard Dawkins** wrote *The Blind Watchmaker* as a repudiation of Paley's conviction. At the same time, he tried to show that **the Watchmaker in nature consists of blind forces**, as **Charles Darwin** had postulated, and then proposed in his **Evolution theory** in 1859.

Evolution theory has, in 140 years, evolved from **organismal** to **biochemical**, and then **molecular**. In his book, Prof. Dawkins deals with evolution mainly at the organismal level, with mechanisms such as: (1) natural selection through cumulative process, (2) mutation with gradual variability, (3) adaptation with small modifications, (4) multiple convergence, and (5) gene expression. He also expounds hypotheses such as: (1) punctuated or graduated equilibrium, and (2) one tree of life. The empirical mechanisms are valid mechanisms, being demonstratable under highly restricted conditions in the labs or in greenhouses. However, translating them into the field, they are altogether different and deviated. For example, spontaneous mutation frequency with *Escherichia coli*, for one single gene, is one in one million *in vitro*. Two genes in cumulative fashion would be tenfold less, and so on. To isolate the mutant is a formidable task.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hese deficient mutants in the wild population would be another challengeable work. Microbiologists with their ingenuity meticulously have managed all the way to have them identified, isolated and characterized.

Above all, **mutation in general is detrimental** (F. Ayala, 1997). In other mechanism, e.g. gene expression with errors and their repair, there are many experimental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let alone in an open field with natural physical forces. The fundamental and debatabl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these mechanisms, having no purpose in view, would eventually cause organisms, even in the lower hierarchical categories, to evolve upwards. There are **minute changes**, not necessarily for the better. They could be for the worse. Without intervention by scientists with their manipulations, degeneration to extinction is a **well-known ecological principle**. After all, these mechanisms are at best processes, contributing not directly to the internal complexity, functional intricacies and beauty of living organisms, as Paley had advocated for design. Resemblance in structure and being comparable in function only suggest that these living things are related in kinds, not necessarily being evolved phylogenetically.

The origin of life (i. e. biochemical to molecular evolution) is covered brief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 Dawkins' book (Chapter 6). Currently and historically, biogenesis (creation, from living to living) and abiogenesis (evolution, from non-living to living) are two epistemologico-scientific theories. With Schwann's bottle, Louis Pasteur in 19th century demonstrated that abiogenesis was not probable in his time. It is true that Stanley Miller and his experiment in 1953 revived the biochemical evolution theory. Lately, **RNA World Hypothesis** was proposed to replace it. Those who are active in this field of research agree that RNA itself is too complex and fragile to have formed entirely from abiotic process. They are searching for an even simpler replicator. **Prof. James D. Watson**, Nobel Laureate, with his collaborators, said in his textbook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4th ed. (1997), “ Questions of molecular evolution become even more daunting when to try to speculate about the very earliest life forms. We have seen that even in the best fossil preserve only the durable parts of an organism; the macromolecules are lost. . . . It is impossible to design model experiment with primitive earth condition mimicked in obtaining direct proof for any particular theory of **origin of life**. The sobering truth is that even if every expert in the field of molecular evolution were to agree on how life originated, **the theory would still be a best guess rather a fact** (pp. 1160-1161).

The valid option is **biogenesis**: living thing reproduces living thing, each after its own kind. Creation is historical, miraculous and doctrinal, not non-scientific. This is how humanity exists today. This is why we practice God’s mandate (Gen. 1:28) for our next generations. Creation is a Christian worldview, a subjective and religious doctrine; i.e. God creates humanity in his own image, with no specific claim of being empirical or scientific.

演化論抑或創造論

劉傑垣博士

一、鐘錶匠的觀念

- 1、Paley 上帝的設計
- 2、道金斯：盲目的過程

二、演化的機制

- 1、演化論的演化
理論層面：生命體、生化、分子
- 2、機制：自然選擇、突變、適應、多重的趨同、基因表現
- 3、假設：間斷平衡、一個生命樹
- 4、實驗室與田野研究的差距

三、突變的性質

- 1、一般的突變：有害
- 2、無規的突變與物種進化
- 3、突變與滅種
- 4、相似與演化

四、生命的起源

- 1、無生源論
- 2、Pasteur 的實驗
- 3、Miller 的實驗
- 4、RNA 世界的假設
- 5、Watson 的見解
- 6、各從其類的創造
- 7、創造的世界觀

人是萬物之靈？

王道還（生物人類學者）

一、演化

西方人自文藝復興時代起，花了幾百年時間，才確定地殼表面的岩層，有很長的「形成歷史」。一般說來，地層的深層，形成得較早，也就是距離現代越遠；淺層形成得較晚，距離現代較近。

在這個認識地層的過程中，學者同時也對地層中的「化石」，有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認識。大約到了十八世紀，學者已經同意化石就是「生物的遺骸與遺跡」。

「生物演化」的事實，是學者觀察化石在地層中的分布後發現的：過去的生物，與今天的不同；今天的生物，過去並不存在。那麼，過去的生物到哪裡去了？現在的生物又是哪裡來的？就成了重要的學術問題。

到了十八世紀中，「地層有個形成的歷史，地球生命圈也有個歷史」，已是學界的常識，「自然史」的概念就誕生了。第一位將自然史有系統地整理發表的，是法國學者布丰(Buffon, 1707-88)。他的《自然史》自一七四九年起出版，到一七六七年已達十五冊，他過世前又出了七冊（他身後，再由他人續了八冊）。

由於布丰文筆優美，這部書立刻暢銷一時。當然，也立即引起了教會人士的抨擊，一七五〇年二月六日、十三日有一篇書評在巴黎發表，就是針對《自然史》散播的「毒素」。書評者指出書裡有「妨害人心世道」之處，布丰被迫發表聲明：他的見解不違背聖經與教會。

二、演化論

演化論是解釋「演化」事實的理論。歐洲學界第一個公開提出「演化論」的學者是拉馬克，他是布丰的弟子。但是，今日在學界中大家都以達爾文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正式發表的「天擇理論」，當作唯一有用的演化論，因此演化論、達爾文演化論、天擇理論幾乎是同義詞。

生命世界與生命史有兩大特徵：適應(adaptation)與歧異(diversity)。天擇理論基本上是解釋「生物適應」的理論（「正宗演化論」）。但是達爾文與受他影響的人，相信天擇也能解釋「生物歧異」（即「物種形成」）。目前許多研究與爭論，主要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三、科學

爲了了解演化論的研究現況，我們必須明白一個事實，就是：演化論已是一門成熟的科學，有教育機構、研究機構，以及各種專業研究刊物，可以發表研究成果，以及辯論基本教條。從專業演化生物學家的數量，以及出身背景，就可以預期這個研究領域不可能是一言堂。

另一方面，演化事實涉及到生命世界每個面相，特別是歷史面相，而研究成果又累積了至少一個半世紀，因此，任何想將研究現況總結的企圖，都只能是「入門的邀請書」。根據《盲眼鐘錶匠》這類書，討論當前演化論的得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此外，我們也必須明白，在現代社會，科學已是一個正式行業，各種人性因子在科學社群中都扮演正常角色。以目前的現狀而言，任何研究，只要能得到「否定天擇

論」的結論，都是成名捷徑。因此，任何人，不論以任何理由，進行反天擇論（反達爾文）的研究，都是合理的。我們應鼓勵任何在主觀上反天擇論的人士進行紮實的研究。尤其是在主觀上拒絕天擇論的人，有道德義務全力贊助、監督反天擇論的研究。而從事這種反對研究的第一步，是精通主流文獻，不然，就提不出同等品質（或更好）的理論。在科學史上，科學家的主觀意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水準的理論」。

四、人的地位

在西方，演化論最犯忌的地方在於褻瀆了人在世上的地位、神的大能等教條。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二日梵諦岡教宗發表聲明，承認演化論已經「不只是一個假說」。他的意思是，經過多年的研究，許多不同研究領域已產生大量證據，都與演化論契合，絕非偶然。

不過，教宗雖然承認人的形體是從「低等生物」演化而來，仍然堅信「人的靈性」的來歷出自「神的手」。

筆者受人類學訓練，有義務指出，這只是西方文化的觀念，我們東方人不這麼想。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離婁下）。東方人認為，由於有聖人制作禮樂（「明於庶務，察於人倫」），人才能成為萬物之靈。

事實上，與我們長相完全一樣的現代人，大約四萬年前才出現。這四萬年來，絕大多數人類社群都沒有發展到「複雜社會」的階段，技術水準極為原始。只有極少數社會發展出「文明」（經天緯地，照耀四方）。由於文明社會實在太少了，合理的結論反而是：文明是人類史的例外；人因為意外而變成萬物之靈。這個事實與東方古訓反而比較契合。

要是回到「科學」這個題目，人類今天會有信心（與閒情）討論「人為萬物之靈」這命題，更是莫名其妙。地球上只有一個社群發展出科學，就是希臘。科學是極為特殊的認知模式，必須透過複雜而長期的訓練才能熟悉。即使在今天，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並在空前自由的環境中，才能發展、成長。愛因斯坦說過：「不要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值得討論的是：為什麼西方發展出了科學？」我們該三復斯言。

五、小結

筆者同意教宗的見解，人的形體演化與人的精神演化分屬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但是如何研究人的精神演化？教宗並沒有提出可以進行科學研究的命題。筆者以這個問題與大家分享，就是希望引起注意，進而產生有意義的討論。不過，一場針對演化論的演講，或是研討會，最多只能是「入門的邀請」（要是不想入門，出席就是無的放矢）。而入門，必須花時間，花精神。今日所有的演化生物學家都循序漸進，受過嚴格訓練。任何人想了解或反對演化生物學，都不能只憑主觀意願，或三十分鐘，甚至三個小時。在科學領域裡，主觀意願並不算數，與結果也不相干，根本沒有人關心。荀子所謂「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就是這個意思。

回應《盲眼鐘錶匠》

周一心教授

道金斯多次在《盲眼鐘錶匠》中聲明，這本書的主旨、基本想法是：人們不需要用設計者、用神蹟來了解生命，來解釋生物的來源(例：頁 204, 322)。他在書中很技巧地演繹了自然選擇(天擇)這位盲眼鐘錶匠的萬能，而且說：達爾文使得無神論者在理智上有得到滿足的可能(頁 28)；也就是說，人可以做無神論者，同時可以在解釋生命的來源上滿足自己的理智。這句話後來在進化－創造的爭論上變得很有名，因為這凸顯了許多強烈鼓吹演化論的人背後所堅持的預設，就是無神論。

基督徒和無神演化論者基本的衝突是在預設的層面。信仰的預設影響一個人的世界觀，世界觀影響學術範式(paradigm)和學說(見下表)，以致於會左右他對證據的解釋。

	基督徒	無神演化論者
信仰預設	有神	無神
世界觀	造物主/受造、實存、秩序 有奧秘 神參與歷史	實存、唯物、秩序、自然主義 無奧秘
生物學範式	創造論：地球年輕創造論 (智慧設計) 逐步創造論 演化創造論	演化論

自然主義假設自然界是受物質因果支配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系統；其間所有的事物、過程只要用時空中的因素，用物理、化學等自然定律就足以解釋。時空以外的東西，也就是超自然的事物，要不是不存在，就是不必要存在。十九世紀末以後，科學研究漸漸完全以自然主義為基礎；只要是涉及神的，就不算是科學。而且科學漸漸被高舉成為認識真理的權威。

基督徒根據聖經相信：上帝是造物主，祂創造了萬物，以至於人類；這個世界實際存在；自然界是有秩序的，讓人類可以探究、理解和治理；奧秘是存在的，屬上帝的奧秘人未必能透視(申 29:29)；神參與歷史的進程。這種世界觀和無神演化論者的自然主義的世界觀對照，除了世界是實存、有秩序供人理解以外，完全是互相衝突的。當世界觀不同的時候，對證據的解釋也會不同。基督徒看世界，處處都有神的護持；無神論者可能覺得這很荒謬。基督徒接受細菌產生抗藥性等微演化的證據，但不會將自然選擇(天擇)的機制無限延伸到以至於上帝在生物歷史上毫無插足的餘地，好像道金斯所做的一樣。在生命起源的探討上，基督徒儘管對創世記細節的解釋有所不同，對創造的方法也有爭論，但接受神的創造卻是一致的。因此基督徒不像無神演化者那麼容易就擁抱一些機率太小、尚待驗證或無法否證的推論，譬如說：生命可以從無生物自然形成(頁 215)；在地球有限的歲月裡，累積自然選擇(頁 194-)，累積微演化，足以演變出古往今來地球歷史中形形色色的動植物，包括人類自己；化石由簡而繁依序在地層中出現固然是事實，但未必證明後來的生物是由以前的生物自然演變而來；這個過程(廣演化)今日無法重複驗證，亦無法否證；它涉及了歷史的過程，是演化論中，「不科學」的部分。基督徒在靜待更多證據

的同時，會傾向相信神會參預這個過程；生命世界的進展，有神的设计，是神的創造。

成長在科技掛帥的二十世紀世界，基督徒怎麼會繼續抱持有神的預設和世界觀呢？不是很「不科學」嗎？原因是他們有科學以外的印證；在科學所及的物質世界以外，基督徒親身經歷到另一領域。因信靠耶穌而得到新生命（重生）的人，在禱告、崇拜及日常生活中親身體驗到神的參與和帶領。在人類個人生活中都參與的神怎可能沒有參與人類的由來，在自然歷史中缺席，好像無神演化論所聲言的？再加上基督徒不接受科學是最高的知識權威，以及演化論本身還有不少待驗證的難題，因此，當一些口才鋒利的科學家在媒體上，將演化論作為自然主義的縮寫，作哲學和宗教的引申，鼓吹演化論的時候，篤信聖經的基督徒不但不接受，有些還群起攻擊演化論。

上帝藉著大自然向人類啓示祂自己（羅 1:20），也經由聖經啓示祂自己。這兩種啓示在神學中被稱為自然啓示（普通啓示）和特殊啓示。這兩種啓示來自同一位神，因此，科學和聖經應該不會互相衝突，而且會互為幫補。然則，科學和神學應當彼此尊重。一些看似衝突的地方，科學家應該檢視科學的證據是否充分，神學家應該省察傳統上聖經的解釋是否正確。科學家、神學家對自己的理論、解釋不斷地作自我修正本來是尋獲真理的正常合理途徑。

科學和宗教的衝突並不是無可避免的。不幸的是，許多人用演化論來合理化無神的預設和世界觀，把演化論作為無神論的墊腳石。正如 **Brown** 大學生物學教授 **Kenneth Miller** 2000 年在堪薩斯大學演講中所說的，「演化生物學的領先作家常假科學之名，重複不斷地抬出演化論來合理化自己明顯反宗教的情緒」。道金斯不知是否算為其中之一呢？

創造理論

在科學哲學上，有些基督教學者接受「神本科學」(theistic science)，有些則提倡「方法上的自然主義」。同時，在解釋生命的來源上，基督徒有三種不同的理論：地球年輕創造論（特殊創造論），逐步創造論（地球悠久創造論），及演化創造論（神導進化論）。

地球年輕創造論者認為神在創造週(七個 24 小時)內直接創造了各種的生物。逐步創造論者認為神在億萬年內逐步一階段疊一階段地創造了生物，各階段內可以有演化。演化創造論者認為神賦予受造本身有變化的潛力，讓各樣的生命演化出來。在摩蘭和約翰·雷諾編的《不再獨白求對話——創造與進化三面觀》中，這三派之間有相當深入的對話。三種理論各有千秋，各有難題，需要聖經學者基督徒科學家繼續努力去發展。最近幾年的智慧設計運動集科學家、哲學家、法律學者等(Phillip Johnson, J. P. Moreland, William Dembski, Michael Behe etc.)的專長，嘗試用資訊理論、生化系統等，說明生物的複雜性出自設計而非偶然，達到不錯的成就。

信仰與科學的整合

陳民本博士

科學是以觀察和實驗來研究自然的現象。因此，科學上所詮釋的性質乃是一系列的因果關係，所研究的範圍亦侷限於物理的世界，並不涵蓋超自然的區間（Hearn, 1997）。按著科學研究的嚴謹定義，社會科學都不能屬於「正統科學」或「精密科學」，即使地質學，是企圖建構發生在過去而無法重現的事物，亦即所謂的「歷史科學」或「起源科學」，與正統的「實驗科學」更有極大的差異。生物學也和地質學一樣，屬於「正統科學」和「歷史科學」之間的「科學」上。

「信仰」至少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心智上的同意，另一種為信任並加上依賴（劉大衛，1996）。唐崇榮牧師則認為是「理性歸迴真理，感情歸回聖愛，意志歸回神的旨意」（2003年台北希伯來書查經）。不論是心智或理性，信仰之基礎在於「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之確據」。因此，基督徒所相信的聖經是特殊啓示，科學若屬於一般啓示，那麼創造的主，不會將此二啓示造成互相矛盾的。我們會看到矛盾，其實是人在解釋上的問題。聖經上對大自然的敘述，常常是直接而不帶任何修飾，但是，在科學上科學家對大自然的瞭解是細膩且有脈絡可尋的。

信仰與科學的整合不在於孰對孰錯，因為二者本就出於同一源頭，而在乎於如何互補。二者在整合之際，不應只著重在對與不對，而應更多注意本身的解釋是否有可議之處。其實在信仰上，對聖經的許多解釋及認知也有許多的不同，不是嗎？

上帝藉耶利米先知：“那使太陽白日發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發光，又攪動大海，使海中波浪弇弇的，萬軍之耶和華是祂的名。”祂如此說：“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掉，以色列的後裔也就在我面前斷絕，永遠不再成國，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 32：35-36）。可見上帝看重祂自己所創造的自然律。地球長時間的運轉，海水的形成，陸地的形成，甚至海洋中充滿的微小生物都是上帝所創造的，在創世記第一章都有敘述。這些事實，在科學上都已經可以證實。相信聖經的基督徒對科學上的發現和認知，必須存著尊重的心態。

地球年代的久遠，海洋中的微小化石可以用來檢驗從中生代的侏羅紀一直到現今的海床地層。從 1968 年開始，海洋鑽探計畫已經完整地建立了生物化石、古地磁的地層年代。也就是說，目前在海床上沉積的最老化石的年代約為一億八千萬年前。但是老於一億八千萬年前的古生代化石，卻只能在陸地上發現。因為，1970 年代證實的「板塊運動」學說，說明了古老的地塊在海溝的深處被地函的物質銷化掉了。因此，古老的地層只能在大陸地塊上保留下來。當然，地球上最老的地殼，並未被發現有四十五至四十六億年，而是從外來的隕石和月球上的岩石定年的結果（潘柏滔，1982）。總而言之，地質學上的證據，雖然不是那麼完備，有些地方仍然是要憑信心的。不過，在地球表面，一個古老，且有層次的證據是比比皆是的。否則，地質學界早就吵翻天，不需要外人來指責。因為，自然律是人人都可以觀察得到，且能被瞭解的事實。

Water R. Hearn (1997) *Being a Christian in Science*. 蕭寧馨譯，校園出版社

劉大衛 (1996) *自然科學與信仰*，雅歌出版社

潘柏滔 (1982) *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 更新傳道會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Dr. Stephen C. Y. Liu

In western tradition,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of learning were patterned after Greek academies. Theology, philosophy and humanity were taught as subjects. Clergymen were sages and clerical staffs were educated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Churches were places of worship as well as centers of social life. The cultural milieu was Christian monotheistic. The Bible was accepted wholeheartedly as the infallible Word of God, and the guide for practical daily living.

Modern sciences, such as astronomy, astrophysics,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were born in the 17 – 18th centuries. Devout Christian scholars, Nicholas Copernicus (1473-1543),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and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and their experimental research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birth of these modern sciences. Christian doctrines of monotheism, creation by God's wisdom and eternity inspired these early scientists in their rational inquiries. They considered their research endeavor not in any way contradictory to their genuine faith in God and his creative activities. Instead, they thought of them as reinforcing their faith. Then,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s were taught as parallel disciplines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Galileo and his famous metaphor was: "The Two Books, the Book of Scripture (Theology) and The Book of Nature (natural sciences)". God is the same Author of the Two Books,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contradict each other. They are parallel in special revelation and general revelation.

The debate in cosmology in the 16th –17th centuries was known for its notoriety. Aristotelian geocentric universe (earth-centered) was prevalent and dominant in teaching and in research. Unfortunatel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RCC) accepted this scientific, empirical theory as an article of faith. Galileo submitted his heliocentric (sun-centered) universe, first to th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hen to the Holy See. Of course, the heliocentric principle should be accepted to replace the geocentric theory. Regrettably, the heliocentric view was vehemently denied by the two hierarchies, academic and ecclesiastic. The condemnation of Galileo and his theory by the RCC was indeed one of the greatest mistakes ever made. An uproar of protest by scientists was seen in Continental Europe and England. With this historical misfortune,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 became polarized. The Church and scientific community parted company, creating a schism in philosophy. The schism and dichotomy of theology and science were intensified by the rise of many schools of philosophies in Western Europe, Britain and America. Rationalism, skepticism, logical positivism, socialism, liberalism, humanism and many others gradually entered into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agenda, replacing Christian theology as the central them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last 5 decades, common folks consider science the only road to knowledge. Scientism is very much adored. Scientists have gained more and more recognition, moving from peripheral to the central arena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USA, evolution theory is taught to the exclusion of creation in the public high school curriculum. On the other hand, theology was weakened by incorporating liberal philosophical views in its content. With graduates educated in such way, the Church has failed to deliver the authentic saving message to the world. All in all, no one could have anticipated such a lopsided situation in our world today.

Encouragingly, there has been a warming trend, coming from both evolutionary-materialistic scientists and Christian scholars. Prof. Kenneth R. Miller of Brown University, a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in his book *Finding Darwin's God: A Scientist's Searching for Common Ground between God and Evolution* (1999), states that “evolution and religion could be compatible. The material world of evolution and the religious world of value and meaning do not have to be mutually exclusive. The evolution-creation debate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is misleading and a dangerous oversimplification.” The late **Prof. Stephen Jay Gould** of Harvard University, a diehard evolutionist and agnostic, wrote in his book *Rocks of Age: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 of 241 pages: “I do not understand why the two enterprises should experience any conflict. Science tries to document the factual character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to develop theories that coordinate and explain these facts. Religion on the other hand operates in the equally important but utterly different realm of human purpose, meaning and value. ... I propose that we encapsulate the central principle of respectful non-interference, accompanied by intens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distinct subjects, each covering a central facet of human existence. To summarize an old cliché, science gets the age of rocks, and religion the rock of ages; science studies how the heavens go, religion how to go to heaven.” Prof. Keith Ward of Oxford University, in his 1998 book *God, Chance and Necessity*, insists tha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s not in opposition to religious claim. On the contrary, it provides a new and exciting vision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purpose of a divine Creator is worked in the cosmos.” In another book, *God, Faith & the New Millennium: Christian Belief in an Age of Science*, Dr. Ward affirms that “the hypothesis of God is the best available explanation of an evolutionary worldview. The third millennium of Christian existence will bring a new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spirituality.” **Sir Prof. John Polkinghorne**, former President of Queen's College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a theoretical particle physicist and Canon Theologian of Liverpool, in his book *Belief in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 (1997), affirms his conviction that “science and theology are intellectual cousins, both contending with interpreted experience and with the quest for truth about reality. Scientific and theological inquiries are parallel.” Furthermore, he affirms emphatically in his book *Faith, Science and Understanding* (2000) **the essential and ultimate unity of all knowledge: theology and science**. Universities are the institutional expressions of this belief. A theological faculty is a necessary presence in a true university becaus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is incomplete if it does not include in its aim gaining knowledge of the Creator as well as gaining knowledge of the creature.

I affirm Christian faith and science, their complementarity and convergence, and their ultimate unity.”

科學與基督信仰的整合

劉傑垣教授

- 一、西方的傳統
 - 1、 大學所教的科目
 - 2、 教牧人員與教會的功能
 - 3、 文化與聖經
- 二、現在科學的的誕生
 - 1、 敬虔的科學家：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
 - 2、 信仰與科學研究的合一
 - 3、 兩本書
- 三、地動說的爭議
 - 1、 天主教與地球中心說
 - 2、 神學與科學的脫節
 - 3、 科學主義的興起
 - 4、 自由主義與神學
- 四、新的整合
 - 1、 演化論/唯物論學者的看法：Miller 與 Gould
 - 2、 神本科學家的看法：Ward 與 Polkinghorne
 - 3、 大學與神學

聖經的科學觀

黃穎航教授

1. 創造與科學

聖經記載起初神創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創1:1-2:23；出20:11；耶32:17；徒4:24；14:15；弗3:9；啓4:11），包含生物的基本種類和人類。如此研究科學的人員（研究員）和科學研究的對象（非生物、生物、和人類），全部都是因神「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啓4:11）。

大進化假定（macro-evolutionary hypothesis）是與聖經啓示不相容的，¹因為它故意否認了幾項聖經的教義：1.所有生物的基本種類。包括人類，是神直接創造的（創1:11, 12, 20-27；2:6, 7, 18, 21-23）。2.神按「各從其類」的原則創造所有生物（創1:12, 21, 24, 25）。3.神獨特地按祂的形像創造人類，並賜人們特別地位，高於一切其他地上的受造物（創1:26-28）。4.人類的身體是截然不同於獸、鳥、魚等動物的身體（林前15:39）。

2. 護理與科學

神的護理意謂創世完畢後，神繼續使用祂的能力維護和治理世界（來1:3；西1:17），使世界有規律和條理。耶33:25清楚地說神會安排「天地的定律」（新譯本）。換言之，自然定律是神所設立的。若無神的護理，世界必會雜亂無章，一片混亂，毫無條理與規律。阮大年教授曾問：「試想如果我們花了畢生之心血去研究一個毫無組織、目的及規律的宇宙將是多大的悲劇！」²幸好神護理世界，使科學可以成爲喜劇。

科學本身建立在幾個無法證明的預設（presuppositions）上。例如我們假設宇宙萬物有一定的條理、規律；我們假設自然定律（亦稱科學定律）的存在；我們也假設自然定律是古今一致、四海皆準。「這些假設都只能憑信心接受，不能証實」。³因爲如果我們嘗試使用實驗方法來證明自然定律在時間和空間的不變性，我們都需要假設自然定律在時空的不變性。⁴懷疑自然定律的不變性會使人在科學「求知過程中進退爲谷，無所適從」。⁵換言之，科學家也有科學信仰。聖經有關護理的啓示提供了科學所需要的答案，⁶如是聖經信仰有助於培養研究科學的信仰、情懷、與態度。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用比喻說得好：「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足的」。⁷

另一方面，科學也不斷地證明了耶33:25的真理。自然定律是神管理世界而顯出的證據，數學博士兼新約教授泊夫勒斯（Vern Poythress）藉此勇敢地論證「科學家一

¹ 大進化假定的實驗證據太不足，所以僅能被稱爲「假定」，不能稱爲「理論」。

² 韓偉等，《科學理智與信仰》（台北：宇宙光，1992），頁6。

³ 韓偉等，《科學理智與信仰》，頁30-31。

⁴ Cornelius Van Til,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 Reformed, 1975), p. 103.

⁵ 韓偉等，《科學理智與信仰》，頁31。

⁶ Cf. Van Til,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p. 103.

⁷ "But science can only be created [built] by those who are thoroughly imbued with the aspiration toward truth and understanding. This source of feeling, however, springs from the sphere of religion. To this there also belongs the faith i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regulations valid for the world of existence are rational, that is, comprehensible to reason. I cannot conceive of a genuine scientist without that profound faith. The situation may be expressed by an image: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Albert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ed. Carl Seelig, trans. Sonja Bargmann (New York: Bonanza, 1954), p. 46.

定要相信神」！⁸

3. 科學的貢獻

自然科學以觀察、量度、實驗、建立理論、重複求証、改進理論等步驟，來了解自然界的性質和定律。基督徒本著聖經的信仰，能認可並嘉許這門崇尚求真理求誠實的學科，因為科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神創造和護理的天地萬物，並且科學方法對自然界確實提供了豐富的、可靠的、準確的知識。劉傑垣博士今天下午曾提及十六、七世紀的宇宙論的爭辯，此憾事足以說明故步自封的神學漠視科學新知的惡果。誠如愛因斯坦所說「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目的」，⁹真是一語道破在尋求真理的路上，神學與科學整合是必要的。

信徒也發現，當他們越懂科學就越懂神造物和護理的榮耀、智慧、和豐富。真是「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詩19:1-2）。「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詩104:24）。科學能促進人類對神的讚美，可說是從眾光之父賜下來給他們的美善禮物。

4. 科學的使命

上帝賜人在宇宙中有特別的文化使命，就是「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1:28）。治理全地包括耕種、畜牧、開採土地資源、和自然環境保護等工作，這些工作顯然需要應用科學（科技）的知識。由於應用科學是建基於基礎科學，所以治理的使命蘊藏著研究科學（基礎科學加應用科學）的使命。神呼召人作科學研究，目的是榮神益人。因此世人若存不敬虔、自私、世俗的心來研究科學，實在是破壞了神賦予科學的崇高原意。

5. 自然啓示

5.1. 自然啓示的果效

上帝通過自然界啓示祂的榮耀（詩 8:1；19:1）、智慧（詩 104:24）、公義（詩 104:24）、永能和神性（羅 1:20）等等。伽利略說：「自然界是一本寫滿神的工作的書」。意即人可以從自然界看見神的工作。

5.2. 不信影響自然啓示的果效

墮落之後，人仍然獲得自然啓示（羅 1:20）。但不虔不義的人「以不義壓制真理」，「故意不認識上帝」，「心思變為虛妄，愚頑的心就迷糊了。他們自以為是聰明的，卻成了愚蠢的」（新譯本，羅1:18, 28, 21, 22）。「偏見常使人看不見最顯然之結論，蘇列凡（J.W.N. Sullivan）說：『一個最不合科學的偏見是：明明看到宇宙起源惟一的解釋是神，但卻仍不肯承認』」。¹⁰

⁸ Vern Sheridan Poythress, "Why Scientist Must Believe in God: Divine Attributes of Scientific Law",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Vol. 46, No. 1 (March 2003), pp. 111-123.

⁹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p. 46.

¹⁰ 李德爾，《你為何要信》，第一版（香港：証主，1971），頁 18。

6. 特別啓示

6.1. 救恩知識

上帝所賜的自然啓示，雖是清楚正確，但因它的目的和功用有限，因此甚至在人類墮落前，上帝曾在自然啓示以外，另賜他們特別啓示，親自與他們說話，使人類知道如何過討神喜悅的生活。例如上帝將治理世界之責任交付與人（創1:28），將菜蔬與果子，賜給人作食物（創1:29），祂也叮嚀人不可吃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創2:16, 17）。在人類犯罪墮落後，迫切需要救恩知識，這就更要依賴特別啓示的供應了。

6.2. 特別啓示的方式

特別啓示的方式大致可分為三種：(1) 神的話語—包括口傳的話和寫成的話（即聖經）；(2) 神的顯現，尤其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的顯現；(3) 神蹟奇事。

6.3. 神蹟

上帝通常以自然律治理宇宙，神蹟是神直接以超自然（supernatural）能力，按祂特別的旨意（例如配合救恩的計劃），作成了自然定律限制以外的不平常（extraordinary）或奇妙作為（如太8:28-34；徒2:22；來2:3-4）。神蹟並不與自然定律衝突，因為「神蹟是由神所造成的不平常之事件。自然律是由神所造成的平常諸事之通則」。¹¹如此科學家可以理性地相信神蹟的存在。

6.4. 聖經的啓示功用

人心因罪傷害了辨識力，不能正確了解自然啓示。惟有重生的人，通過聖經的啓示，才能正確鑑賞自然啓示（詩8:1-4; 19:1-4; 50:6; 89:5; 96:11-13; 97:6; 104; 147; 148等）。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將聖經比喻為眼鏡，恢復人的視力，使人清楚地認識神的自然啓示。¹²

¹¹ 李德爾，《你為何要信》，第三版（香港：証主，1992），頁114。

¹²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第一冊（香港：基文，1970），頁30（卷一，第六章，第一段）。

神的創造：創世記一章的解釋

賴建國教授

聖經舊約創世記第一章講到上帝創造天地。由於涉及宇宙的起源及人類的起源，觸動人類終極的關切，因此一直引發人的討論。然而不論贊同或反對聖經觀點的人，常因不明白聖經的原意，而誤解聖經。本文即盼望從解經的角度切入，釋明經文原意，以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創世記是一本起源的書，因論到起源而講到創造。

創世記這卷書是從神開始的。神是從來沒有開始的。由這個基礎開始到萬物的起源。

創世記說到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類的起源、神選民的起源。藉著神所特別揀選的種族（以色列人），耶穌基督來到世界，拯救人類歸回真神。創世記也說到婚姻家庭的起源（社會制度）、安息日的起源（宗教制度）。本書也說到罪在人類中的起源、詛咒與死亡的起源，亦說到應許祝福的起源、神人之約的起源，更講到宗教制度，像敬拜、獻祭、割禮等的起源。

總之，宇宙人類的起源、發展、及終結，都在乎神。

創世記講到宇宙的創造（創一 1~二 3），這也是聖經的宇宙論。

聖經未曾試圖證明神創造，只有直接的宣告。論及創造常常是為要帶出救恩的主題。救恩才是全書的主題。聖經宣稱不論人自己，自然物，偶像，或其他神明，都不能拯救，惟有創造萬物的真神可以拯救。創造只是神對宇宙人類計劃完成的第一步。

1. 神是創造者

(1) 祂是萬物的根源，有別於一切受造之物（賽四十~四十四章）。

創一 1 只是宣告神創造天地，有強烈反神話思想。當時以色列鄰國所拜的日月星辰、山川鳥獸、甚至君王（像埃及的法老），都只是受造物，要服務眾生（例如日月星管理晝夜，分別明暗），絕非敬拜的對象。迦南的神話中，他寧 *Tannim* 是洋姆 *Yamm* 的別名，是巴力的死對頭，代表戰爭，牠與巴力不斷爭戰，產生一年四季的循環。然而惟有創造的神是至高無上，是惟一配受敬拜的對象。

(2) 上帝是一切生命的創造者和供應者。萬物既是受造，自然就當服在創造主的權下，這也帶出這位創造者是王的主題。祂絕非「盲眼的鐘錶匠」，更不會創造了世界，就棄之不顧，任其自生自滅。祂乃是萬有之本、萬福之源。萬有是本於祂、倚靠祂、也要歸於祂（羅馬書十一 36）。這與古近東（例如巴比倫）創造神話不同，上帝的創造不是諸神鬥爭的結果，更不是為了造人來解決諸神怠於作工的窘境（聖經有強烈的反神話思想）；而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賜福祂的受造物，要人與祂一同管理祂的國度。上帝的創造為宇宙定下定律，自然界有自然的定律，成為一切科學研究的基礎。人類社會也有社會的定律，這是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倫理的定律。而人的內心更有心理及靈裡的定律，人的心靈有思想、情感與意志，有七情六慾，更有敬拜真神的能力與需要。這是聖經一切律法的源頭。

(3) 這創造是時間的絕對開始，也是歷史的開始。古近東神話講到創造，均與歷史無

關，聖經卻講到神的創造與歷史緊緊連結。歷史在神的創造中開始，在神的指引中前進，至終要完成神的終極計劃。

2. 三位一體神共同參與創造

(1)創一 1 講到父神的創造，這是一個鄭重的宣告。天地代表萬有。以後以地為中心，不再提到天，因為人是上帝創造的中心，而地是人類歷史的舞台。

(2)創一 2 講到聖靈參與創造，「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使這無形狀、無生命，被黑暗籠罩，覆蓋著水的地，開始朝著神所定的創造方向發展。(申三十二 11)

(3)創一 3 神說，講到聖子參與創造。來一 2-3 講到上帝藉著祂的兒子創造了諸世界，祂是上帝榮耀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真象，用自己的權能命令掌管萬有。

(4)創一 26「我們」是本體性的我們，指是三位一體神的團契，要藉著人的受造彰顯出來，神造人要人與祂分享此團契。惟有神獨自施行創造，天使，靈，人類，或自然，都只有接受。與救恩相同。這個我們不是指上帝與天使，因為接下來的第 27 節說上帝是按照自己（單數）的形像造人，而非天使的樣式（參創五 1）。

3. 按祂的形像造人

(1)神的形像 imago Dei(In His Image)強調人像神，說明人的獨特。這形像樣式指基督永存的榮形，善美的生命。人有靈性，這屬靈的本質使人可以代表上帝，也具有可以與上帝連結的能力。人可以敬拜上帝，與上帝的靈交通，這是其他任何受造物所沒有的。基督降世道成肉身，取了人犯罪後被罪扭曲的形像（祂無佳形美容，賽五十三 2）。祂在登山變像時曾給門徒驚鴻一瞥，復活後才完全恢復祂神子的榮形。信靠祂的人，復活後也要改變像祂，因為祂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十五 20）。今日我們受制於肉身，將來我們都要和祂一樣，有屬天的形狀（林前十五 49）。

(2)人受造，不論男女都有上帝的形像，沒有任何一種性別是次等的性別。人有男女，是要叫人具有生育的能力，能夠傳宗接代，分享上帝創造的工作。

(3)人是最後的受造物，在上帝整個的創造事工上，未曾參與，未曾旁觀，因此對於創造的啓源和過程，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許多不知道。猶太人講到創造時，強調人要謙卑，因為人是最後被造的，比蟑螂還要晚。

(4)人的肉身和靈魂，都是即時被創造而有的（創二 7）。女人受造在男人之後，雖然創造的方式不同，但是她的靈魂和身體也是上帝直接創造的（創二 22）。我們每一個人在受精卵形成時，就有了完整可成形的靈魂與身體（詩一三九 16）。照樣，今日若有複製人，也同樣是在形成的那一刻得著完整的靈魂，與可以形成正常胚胎的身體。複製人是另一個完整的人，好像雙胞胎，而不是我的另一部分。複製人屬於無性生殖，基因是固定的，單一的，缺少有性生殖產生的基因多樣性，對於環境生態的適應，弊多於利。

3. 創造是神蹟

科學須有可驗證性，且需建基於自然條件的古今一致。就此而論，創造已被排除在外。科學是要觀察、解釋、闡釋宇宙受造物中的律（事實與規律）。聖經才提

供宇宙人類的目的。

4. 神創造是使無變有

(1)神的創造是從無變有 (*ex nihilo*)，因為在上帝創造之前，沒有任何物存在，不僅屬物質的宇宙，連屬靈界的天使也不存在。但不是每一個創造過程都是從無中生有，有些是製造，用已有的材料來造（例如，用地上的塵土來造人，創二 7）。但是重點在「前無今有」，做一件「新」事（民十六 30），像從前沒有人，現在按上帝的形像造出人來。

(2)上帝的創造，用到不同的動詞，包括說（命令，創一 3，6，9，11，14，20，22，24，26），創造 *bara`*，塑造（創二 7，8，19），製造 *asah*（創一 7，11，12，16，25，26，31）。

5. 動詞 *bara`* 《創造》只用於神

(1)動詞 *bara`* 見於創一 1，20，27（3 次），用於一切存在的開始，一切生命的開始，及一切屬靈的存在的開始。主詞都是神，受詞都是成品，而非物質材料。

- 1 宇宙萬有的創造
- 21 生命活物的創造
- 27 人類男女的創造（3 次）

(2)此動詞只用於神，專指神的作為。人類可以有製造 *asah*，塑造 *yatsar*，建造 *banah*，都是要用現有的材料。但是只有神能夠創造。指所造的是完全新的，與以前的動作無任何因果的關係。神的創造是從起初 *bereshit* 開始，這是絕對的起初，是一切時間的開始，物質存在的開始，宇宙的起頭。

6. 創一 2 的解釋

這不是第二個創造，而是原始的創造（駁重造論）。有幾個理由：

- (1) 字義上，動詞 *hayah* 應譯作「地是空虛混沌」，而不能譯作「地變成空虛混沌」。
- (2) 文法上，這是一個細節子句 (Circumstantial clause)，說明在創造開始的情況，而非動作子句 (Fientive clause)，繼續上一節的動作結果。
- (3) 神學上，只用一節來講第一次創造，而用整整兩章來講第二次創造，又未說明原因，這是說不過去的。

7. 「空虛混沌」 *tohu wabohu* 的意義

(1)創一 2 講地是「空虛混沌」，在此不是地受罰的結果（比較耶四 23，賽三十四 11），而是地在受造的初始階段，尚未完成受造的實況，還不適合人類的居住（參賽四十五 18，祂創造大地，不是荒涼的，祂塑造大地，是要給人居住的。）

(2)混沌 *tohu* chaos 是指沒有秩序，空虛 *bohu* empty 是指沒有內容（中譯是爲了好聽好唸，把這兩個詞前後對調）。上帝用六日創造天地，前三天就是要建立秩序 *cosmos* 與合諧（鑰字是分別，祂分別光與暗〔產生黑白〕，分別水與天空〔有了彩色〕，分別陸地與海洋〔爲人定了界限〕），後三天主要是充滿地和海洋，顯示多樣及豐富（魚

類充滿海洋，雀鳥獸類充滿陸地，最後才造人類)。每一天的創造，都以前一日的創造為基礎。神的創造極有計劃和次序，顯示神的智慧與能力。人最後受造，享受上帝一切創造的秩序、合諧，及多彩多姿，豐富多樣。

8. 各從其類

(1)這說明蟲魚鳥獸都各有許多種類，也表明真正自然物種之間，有一道神所設立的障礙，不得越過。每一類都是神特別創造的。

(2)在創造故事中有一項引人注意的就是上帝把每一樣受造的分開：

第一日把光與暗分開（4 節）

創造時間

第二日把空氣以上的水和空氣以下的水分開（6-7 節）

創造空間

第三日把陸地和海洋分開

第四日把晝和夜，明與暗分開（17-18 節）

第五日把海裡的魚和空中的鳥分開，各種魚類和鳥類各從其類

第六日把地上的走獸分開，讓野獸、牲畜、昆蟲各從其類（21-25 節共 7 次用「各從其類」）

第七日則把安息日與其他的日子分開〔聖別〕

此種分開正是分別為聖的基本神學意義。

9. 創造的神：伊羅欣`elohim

(1)伊羅欣字根意思有至大，至能，至可畏（申十 17，尼九 32）。即應在最高處受尊崇的一位。與雅偉作一對比，後者是專用來指與以色列民立約的那位，強調祂與他們有特殊親密的關係。

(2) 伊羅欣`elohim 這個字是 el 伊勒的複數，在舊約中可以譯為諸神（複數），指異教所敬拜的各種神明，英文用小寫複數 gods。也可譯作神或上帝（單數），指以色列人所敬拜，創造天地的獨一真神，英文用大寫單數 God。在原文雖然是名詞複數，文法上可以指尊貴的複數（GKC, §124g），用來指以色列所拜的上帝時，其動詞卻都用單數。

(3)上帝在創造大工之中，顯示祂的真、善、美、聖，祂的全知、全能、全善，祂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管（詩百三十九篇主題）。祂對所造萬物充滿憐愛與顧惜。

10. 六《日》的解釋

神選擇用 6 日來創造天地，這個「日」最自然的解釋是 24 小時。Allen Ross, 【創造與祝福】，p.133，提出以下幾個理由：(1)在聖經其他地方，日與數字連用是指 24 小時；(2)十誡教導安息日，乃是以六日創造和第七日休息作為基礎（出廿 11）；(3)從創造第四日之後就有日子、年歲、記號和節令，顯示當時時間機制已經在運作；(4)如果日代表一段漫長的時間，則需檢驗是否容許漫長的白天和漫長的晚上，但很少人會為晚上代表漫長的時間辯護。這樣看來創世記在創造六日完成應是不可避免的結論。

不過地質學的證據等等，又不得不令人推測地球及宇宙的古遠，非單純六個 24

小時的「日」所能完滿解釋。可能在聖經的字義與科學研究中，仍存在許多未知的領域有待發掘，我們當謙卑，等候更完滿的解釋，

不過要特別注意其神學意義：神在第七日安息。

11. 安息日 *shabbat* 的意義

(1) 安息日主要是說人生與世界歷史有一個永遠的目標：**永世的祝福**。

(2) 第一個安息日，不是因為工作疲累須要休息，而是上帝的創造工作順利完成，祂感到非常滿意，停下來慶祝。〔Allen Ross, **【創造與祝福】**, p.139〕

(3) 神要把人帶入安息敬拜（對比於巴比倫的「凶日」）。神造人是在第六日，神雖要人六日勞碌作工，第七日安息（休息），但是人真正享受的第一個完整的一天，不是工作日而是安息日。神引導人進入祂的安息日，在那日，祂歇了一切的工，定那日為聖日（創二 3）。

(4) 這安息日預表新約，耶穌在第八日（即七日的第一日）從死裡復活，引導所有信祂的人，一同進入永久全然的安息（來四 1-11）。

12. 天 *shamayim*（雙數）的解釋

(1) 諸天，指天空及天上一切所有的，包括天使。神不但造天空，也造天上的生存者。造地時，天上一切都已造好了（伯卅八 6, 7,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神的眾子也都歡呼」）。天使基路伯也是由神所造，被神安置在神的聖山上（結二十八 13-14）。

(2) 神特別分別天歸自己掌管，因此聖經常稱上帝是天上的神（例如，麥基洗得為亞伯拉罕祝福時，稱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創十四 19），尼希米禱告稱神是「天上的神」（尼一 4, 5, 二 4, 20），這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臣服於上帝的權柄之下。但是地和其上的一切，祂交給人來管理，這是祂給人的祝福，也是第一個命令（創一 28；詩八 4-8；來二 6-8）。

(3) 創世記第一章雖論天地的來歷，但重點在神為人安置的地。因為地才是人類歷史的舞台。

相關書目

科學與神學 Science and Theology

1. 韓梅爾。《自伽利略之後 聖經與科學之糾葛》。聞人傑等譯。台北：校園，2002
2. 伊安 巴伯。《當科學遇到宗教》。章明儀譯。台北：商周，2001
3. Ian G. Barbour, *Issue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N. Y.: Harper & Row 1966)
伊安 巴伯。《科學與宗教》。阮煒等譯。成都：四川人民，1993
4. Ramm, Bernard. *The Christian View of Science and Scrip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4
5. Torrance, Thomas 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Scientific Culture*. N.Y.: Oxford University, 1981
6. Poythress, Vern S. *Philosophy, Science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6
7. Hooykaas R.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8. 亨利 布洛謝。《創世啟示 – 創世記一至三章深度解析》。潘柏滔，周一心譯，台北：華神，2000

進化與創造 Evangelical Christian Books on Creation & Evolution

9. Moreland, J. P. & Reynolds, John Mark, ed. *Three Views on Creation and Evolu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摩爾蘭、約翰 雷諾編。《不再獨白求對話 創造與進化三面觀》。錢錕、周一心、李志航譯，香港：學園，2003 (年底將出版)
10. 威爾斯著。《進化論的聖像》。錢錕、唐理明譯，台北：校園，2002
11. 潘柏滔著。《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E. Brunswick, N. J.：更新傳道會，1984
12. 詹腓力著。《審判達爾文》。錢錕等譯，加州：中信，1994
13. 詹腓力著。《是誰輸了這場官司：還原進化論的真相》。陳玫、邱漢傑譯，台北：校園，2001
14. Dembski, William A. *Intelligent Design*.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9
15. Dembski, William A. ed. *Mere Creation*.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8
16. Behe, Michael J. *Darwin's Black Box*.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邁克爾 貝希。《達爾文的黑箱》。北京：中央編譯 1998
17. Moreland, J. P. ed., *The Creation Hypothesis: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an Intelligent Designer*.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4
18. Whitcomb, John. C. & Morris, Henry M. *The Genesis Flood*. Grand Rapids: Baker, 1961
19. 亨利 莫瑞士著。《科學創造論》。E. Brunswick, N. J.：中華基督翻譯中心，1979
20. Van Till, Howard J. *The Fourth Da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